

一部《萬曆十五年》，讓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成為一時熱話。三十多年過去了，書中對人與制度關係的詮釋，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探討，似乎仍然精準。進念·二十面體的舞台製作《萬曆十五年》，由2005年首次公演後，多年內不斷重演，今年的演出將崑曲與廣東大戲與現代舞台元素相融合，在簡明的舞台場景下再次訴說萬曆十五年的那些事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楊永德飾張居正

1587年（萬曆十五年），對於明朝來說，似乎是無足輕重的一年。歷史學家黃仁宇卻從這一年入手，撰寫了他最負盛名的著作《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書以英文寫成，198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先後兩次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American Book Awards）歷史類好書提名。很快，《萬曆十五年》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在華文地區掀起閱讀與討論熱潮。1982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簡體字版，繁體字版則於1985年由陶希聖所主持的台北食貨出版社出版。2006年，為記錄該書問世30年，中華書局又出了簡體中文的「增訂紀念版」。

黃仁宇看準了，這平平無奇的一年可能就是明朝走向滅亡的轉折點，從這一個橫斷面，他不僅反思明朝的衰亡，也思考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的頑疾。書中末尾，他這樣說：「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這直白的觀點在書面世時曾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但放到今天，其準確程度不也令人深思？

但如果《萬曆十五年》只是一本硬梆梆的歷史研究著作，大概其讀者面不會這麼廣。黃仁宇的筆，很有點小說的味道。他從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李贄、海瑞六個人物入手描繪，拼湊出當時明朝權力中心的圖景：情節曲折、結構新穎，哪怕和現在的一些暢銷小說相比，都毫不遜色。比如他寫萬曆：「萬曆皇帝是熟悉各種禮儀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滿23，進入24，登上皇帝的寶座也快要15年了。他自然會清楚記得，在他8歲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親隆慶皇帝為他舉行了象徵成為成人的冠禮。」畫面感十足！

管中窺豹 以古喻今

這樣的《萬曆十五年》，很適合搬上舞台。1999年，香港實驗團體「進念·二十面體」的導演胡恩威就曾將它搬演，詮釋得非常概念化，個人風格鮮明。到了2005年，胡恩威與熱播歷史劇《走向共和》的編劇張建偉聯手，再次將《萬曆十五年》請上舞台，嘗試用現代的舞台手法，更貼

近原著地呈現黃仁宇筆下的1587年。近十年過去，該劇成為進念的保留劇目之一，2012年代表香港出訪台北香港周，去年則受邀參與烏鎮藝術節。

陳浩峰於劇中飾演面面俱圓以求明哲保身的首輔申時行，即將第九次參與演出的他，認為劇作與當今的現實仍有很多關聯。「申時行一直利用制度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其實現在茶餘飯後你也會聽到朋友說『幹嘛搞那麼多東西啊，好煩啊！』就算我媽看電視也會經常說『別搞那麼多事啦。』當時的申時行，最成功的就是把所有的矛盾都表面上磨得很滑，但其實很多東西都沒有解決和推動。這到底是他的最大成就？還是後來明朝的發展去盡頭，他本來可以扭轉局勢（卻沒有作為）？」陳浩峰說，重新看黃仁宇的原著，讓他更覺得「明朝的制度太厲害了」，不論是甚麼人，只要被放在那個位子上，好像都無能為力。不論是希望強勢推動改革的張居正、想在技術和科技上發展的將領戚繼光，又或是謹守道德高位的海瑞、追求思想自由



陳浩峰飾申時行

重回「萬曆十五年」



楊永德飾李贄



石小梅飾萬曆皇帝



黃大衛飾海瑞



單曉明飾戚繼光

《萬曆十五年》

時間：9月17日至19日 晚上7時45分  
9月20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卻無比苦悶的李贄，就算是看起來佔據最高位置的萬曆皇帝，都被制度和傳統文化所掣肘，沒有辦法得到有意義的發展。「而香港，是不是也正在進入這個困境？西九仍然是個洞，高鐵不斷超支……民生、經濟、文化都被這個制度框住了，能不能走出去呢？」

崑曲、粵劇 混雜登場

分別飾演張居正與李贄的楊永德，則認為原著最有趣的是選取了有代表性的人物作為敘述的角度，這些人不同的命運發展，交織出一張權力的大網。來來去去，是每個人被權力不斷轉移變化拖着跑，而非盡力發揮最大才能作出貢獻，這種太「中國style」的為政哲學是否也是導致明朝衰亡的原因之一？於是張居正的一段演出，舞台十分簡約，演員的表演基本上就在一張椅子上完成。對楊永德來說，這張椅子似乎正傳達出一種信息——「他就是不想離開這個位置，位置是很重要的。」而從椅子，到地毯，到舞台，到劇院，由小至大的空間層層相套，也從視覺上加強了人物的孤獨感，包圍着這種孤獨的，是一層又一層框框，「假道學、制度、文化……」，人物的困境呼之欲出。

整套舞台劇《萬曆十五年》，也依從了黃仁宇的書寫結構，以人物為經緯，區分為六部分。每一部分的表演形式都各有特點，有單人獨白，如張居正與李贄；有兩人拌嘴，如申時行與其義父，有「說書人」搭配武生，關於戚繼光的大段歷史「乾貨」被宣講出來，猶如通識課堂；也有崑曲杜麗娘穿梭其間……今年的演出，則乾脆把「萬曆皇帝」一段變為新編的崑曲折子，用《牡丹亭》的關鍵選段，來折射這位身在其位身不由己的皇帝的情感歷程。更在申時行一段，加入粵語長片和廣東大戲的元素，將《妝台秋思》等粵劇小曲混雜其間，實驗唱段與念白間的切換轉移，也為觀眾帶來更多驚喜。

羊城香港風采別不同



饒嵐和「廣交」演出馬勒第四交響曲。

港穗兩地藝壇，關係千絲萬縷，近一年來在廣州便看過了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中英劇團和香港話劇團的演出。近兩個月來，如非鋼琴家楊習禮手傷要將獨奏音樂會延期，單是在廣州星海音樂廳便有三場和香港音樂家有關的音樂會。但雖如此，六、七月間筆者仍有機緣聽了女高音饒嵐、指揮家葉詠詩和青年雙簧管手薛宇曦，三位香港音樂家和中國南方的旗艦樂團——廣州交響樂團——在廣州和佛山的三場音樂會。

首先登場的著名女高音饒嵐，在出國留學法蘭克福之前，原是廣東省歌舞團、廣州樂團的成員；事隔一周上台執棒的葉詠詩和饒嵐一樣，都在廣州出生，和「廣交」淵源更深，至於與葉詠詩同台演出、擔任英國管獨奏的薛宇曦，則是香港土生土長，於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再留學歐洲，現時是「廣交」雙簧管副首席，亦是香港管樂雅集的成員。

饒嵐唱出赤子歌聲

饒嵐獲邀在「廣交」今個樂季一系列五場「客席華人指揮家特輯」最後一場中作壓軸登台，於馬勒第四交響曲中擔任獨唱，馬勒的交響曲都是規模大，內容厚重，展示樂團實力的作品，在任何地方演出都是一項各方矚目的盛事。當晚擔任指揮的是「廣交」的老拍檔，北京中央芭蕾舞團音樂總監張藝。

開場先奏2005年「廣交」委約葉小綱創作的《廣東音樂組曲》，儘管四首傳統廣東音樂的旋律清晰可聞，管弦樂化後色彩亦變得豐富，但來自民間生活，充滿生活趣味的廣東音樂風韻，難免消滅；而付磊（樂團團號首席）獨奏的莫扎特第三圓號協奏曲，只是十多分鐘的三樂章作品，並無強烈的矛盾衝突，技巧難度亦不大，難得之處便在於獨奏與樂隊奏得舒暢和諧，能增添生活樂趣的美感。可以說，張藝上半場都能藉着這兩首作品，讓人感受得到音樂作為藝術的美的魅力。

下半場馬勒「第四」，就樂曲規模（長度）和內容分量而言，都是當晚的重點所在。馬勒「第四」並不好處理，當晚張藝的指揮確實仍可以做得更好些，這主要是指在音樂的張力上，仍不足夠，特別是第一樂章，樂隊奏出的凝聚力仍較弱，到第二樂章才進入狀態，第三樂章開始進入天堂之音的氛圍，張藝亦放下指揮棒，直接用雙手帶出更細密精緻的音樂。

在第四樂章擔任「主角」的饒嵐，選擇在第三樂章開始前進場，坐到樂隊中去，也就得以在第三樂章恍如天堂般的音樂中慢慢投入狀態，其後再經歷有如天門大開的壯麗高潮，就更完全融入到應有的情緒中去，為終章選自《少年魔角》中的《天堂的生活》的五段歌詞的演唱，做了充足的準備。為此，當晚饒嵐不僅唱出無比清麗脫俗，有如小女孩的童聲一樣（事實上，亦曾有過由童聲演唱的錄音），馬勒「第四」便是要藉着純真具有赤子之心的小女孩去「發現」人和天堂的連繫；為此，作曲家便特意採用了藝術歌曲般精緻細膩的聲音和情感來表達。

饒嵐當晚的歌聲與台風，可說讓人相信她便是那位夢見天堂的純情小女孩。馬勒這種設計，在樂隊與獨唱人聲的平衡上，確是存在着一定難度，配器上作出「還就」外，指揮的調控同樣重要，當晚有個別地方人聲便被樂隊掩去（較近舞台的聽眾感覺可能不同）。至今仍有人以為馬勒「第四」的女高音要有如唱歌劇般與樂隊抗衡，那便是錯誤的期待，便難免會失望了。

葉詠詩攜手薛宇曦

葉詠詩和廣州交響樂團的關係，較她與香港小交響樂團更早和更深，她首次和「廣交」合作，是在1984年仍未贏得1985年法國貝桑松指揮大賽冠軍及金豎琴獎，是她仍未「正式出道」前的事。其後她更是「廣交」實行體制改革後首位首席指揮（1997年）和首位音樂總監（2001年），但近一兩年卻因檔期等問題，到這個樂季的季末時段，才有機會再度與「廣交」合作，先後在佛山瓊花大劇院和星海音樂廳演出了兩場（7月4日和5日）。

葉詠詩這兩場音樂會選奏的並非為她帶來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的法國音樂，而是意大利的樂曲，音樂會並以「意大利隨想」為名，在佛山的演出是「佛山音樂季」的節目，廣州則是年來大受歡迎，門票很早已售清的「周日音樂下午茶」，兩者取向都是由指揮家在舞台上親自講解的通俗音樂會。

雖是通俗音樂會，葉詠詩所選的六首意大利作品，有冷有熱，都包含有精緻元素。上下半場都以意大利著名歌劇序曲開場，上半場是羅西尼《塞爾維亞理髮師》序曲，下半場是威爾第《命運之力》序曲，都是熱門曲目，但作為上半場結束的交響素描《鳥》，相對於音樂會壓軸，同樣是雷斯碧基的作品《羅馬噴泉》而言，便是較少演出的音樂。雷斯碧基是管弦樂配器大師，選用這兩首作品，顯然是要讓聽眾感受交響樂團多變的色彩和音樂形象化的描繪性效果。

上下半場都安排了一首協奏曲，上半場由樂團首席張毅連同樂團演奏了韋華第《四季》中的《夏》，是應景的巴羅克音樂。下半場則由樂團雙簧管副首席薛宇曦擔任英國管獨奏，演出唐尼采蒂所寫的G大調英國管協奏曲。這兩首樂曲一熱一冷，然而都是展示音樂美感，並無深刻內容的音樂。張毅的演奏，能將悶熱的夏日（首樂章），昏昏欲睡的下午（次樂章）和暴風雨來襲的高潮終章，很自然和很有對比效果地描畫出來。至於薛宇曦，亦能將不易吹奏得好的英國管，奏得流暢美妙，相信這多少能增加聽眾對該件非常規的樂團木管樂器的興趣。

佛山瓊花大劇院建於1980年，有座位1303個，是佛山現時條件較好的演出場館，但音響效果只算差強人意，葉詠詩對這些意大利音樂處理得很有纖巧美感，在佛山的演出音樂的細膩層次便和在星海音樂廳有着明顯差距，甚至樂團的表現亦以在廣州的演出集中；然而在葉詠詩的講解下，佛山聽眾同樣有很高的專注性，投入且有不錯的氣氛，沒有「錯誤的掌聲」更獲得葉詠詩在現場向大家嘉許，相信這次佛山的演出對她來說亦是一次新的體驗。

葉詠詩指揮廣州交響樂團在佛山音樂季「意大利隨想」音樂會上講解樂曲。



2015青島大劇院藝術節 9月1日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許桂麗、實習記者李東青青島報道）記者從此間舉行的新聞發佈會獲悉，青島大劇院開幕五周年暨2015青島大劇院藝術節將從9月1日持續到11月15日。屆時將有近百位世界級名家名角，32個劇目，39場演出，9場嶗山藝術講堂，25場公益活動為觀眾奉獻一場絕美藝術盛宴。

今年青島大劇院藝術節分為「精品演出」、「文化惠民」、「公益講座」、「劇院開放日」四個主題，既緊跟國際步伐又貼近人民大眾。愛爾蘭著名踢踏舞劇《大河之舞II舞起狂瀾》、澳洲墨爾本抒情歌劇院《費加羅的婚禮》分別作為藝術節的開、閉幕演出。俄羅斯冰上芭蕾舞劇《天鵝湖》、《灰姑娘》將再現大劇院舞台。國內外音樂會有青島大劇院藝術節的品牌演出項目「青島·天驕音樂會」、「關牧村從藝45周年紀念音樂會」、「維斯塔演唱會」等。

周黎明和賴聲川聯手打造的話劇《環路男女》與孟京輝的話劇《琥珀》將上演浪漫愛情。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現代京劇《杜鵑山》呈現經典，另外，膠州茂腔、即墨柳腔等地方戲將展現青島市地方戲劇特色。兒童劇有《熊出沒之繽紛王座》、《白雪公主》等。大型舞劇《紅高粱》將作為慶祝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特色節目演出。著名國際魔術大師的魔術展演也是本屆藝術節的亮點之一。

大型舞蹈詩《緣起敦煌》 月底亮相香港

敦煌壁畫的歷史源遠流長，其豐富的內容是今日不少中華文化研究的瑰寶和藝術創作的靈感源泉。香港舞蹈總會帶來大型舞劇《緣起敦煌》，活化石窟裡的不同佛教形象，讓諸天菩薩跨進21世紀的今天，帶領觀眾再一次領會佛學中的人生哲理。劇本由本港編劇家曾柱昭編著，他的作品包括香港舞蹈團的《花木蘭》、《清明上河圖》和《遷界》等出色作品。編舞則是前香港舞蹈團成員陳磊，他曾分別於2006及2009年獲頒香港舞蹈年獎，更於今年7月上旬，憑借《緣起敦煌》中「法莊莊嚴」一段揚威海外，勇奪2015新布拉克國際舞蹈藝術節「大會評委會主席特別大獎」、「大會編舞銀獎」及「特別服裝設計獎」。舞作亦是本港中國舞團體的實力展示。該劇集合了七個在地區獲獎無數的演出團隊，包括曉舞蹈、碧華舞蹈團、屯門文藝協進會屯門舞蹈團、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校友會、韻情舞集、香港紫荆花舞蹈團及星榆舞蹈團，共100位學員合力演出，承蒙香港舞蹈團特准獲2014年舞蹈年獎的舞團新星孫偉先生參與演出，飾演僧人，並配合高雅音樂、服飾化妝設計、舞台燈光、錄像投影等裝置，勢必為觀眾帶來一齣高藝術性和觀賞性的作品。

時間：2015年8月26-27日晚上8時  
地點：沙田大會堂演奏廳